

原住民文學創作概述

馬翊航

一、前言

2018年度的原住民文學創作，無論在題材的延伸與拓展，記憶、歷史與生命經驗的交會、深思、回顧與挖掘，或以書寫作為運動，回應當代面臨的思索與困境，都取得了鮮明，深具重量的成績。一方面延續了台灣原住民文學強烈的社會性格，同時也未曾鬆懈對創作形式的實驗、提升與追求。除了在本年度完成出版的個人著作之外，本年度的原住民文學創作活動同樣立體多元，包括文學雜誌上的原住民作家專題，作家個人陸續披露的階段性寫作成果，展覽、研討會、論壇帶動的文學轉譯與推廣，學術專書對特定議題累積能量的關注，乃至於在街頭與公眾空間，與主流文化與體制不斷對抗的寫作／運動，都顯現了原住民文學在與整體台灣文學與文化對話的同時，如何保持所欲形塑、建構的豐足文化主體。如何讓被壓抑的重新被看見，如何讓不義恢復正義，如何讓曾被剝奪、正被剝奪的重新擁有，在文學與生活裡取得真正的自由？

二、個人出版著作

（一）流動的歌聲：巴代《野韻》（新北：印刻）

巴代的長篇小說《野韻》以張惠妹的母親為中心人物，但《野韻》並非「張王玉妹／莎姑傳」，也不是「大巴六九部落傳唱

歌謠史」，他透過細緻的記憶與描寫，引誘出故事與歷史的不同面向。《野韻》貼著莎姑的記憶往返過去與現在，家庭與部落。小說的章節（如「空襲」、「信仰」、「婚姻」、「歌舞」）可視為主題的濃縮，但內部藏著比主題更多的細節。比起捕捉大歷史，《野韻》採取了反向的、縮小的經營方式，如同後記提到的無名溪，重要的不是溪流的起源、合流、支流，灌溉了哪些偉大，而是河流充滿豐富細節的聲響。這樣一部以「歌唱」、「音樂」為主題的小說，巴代關於「聲音」的處理，必須是立體的。立體不是聲響的逼真，而是留心不同層次的演繹狀態。陳俊斌在《台灣原住民音樂的後現代聆聽——媒體文化、詩學／政治學、文化意義》一書，強調原住民音樂在傳統與現代、表記與表現之間，複雜的銜接與流動。除了原住民當代音樂的大小歷史，小說也提示我們怎麼「聽山地人唱歌」。《野韻》中出現的歌曲有莎姑創作的傳唱歌謠，有祭儀歌曲、政治歌曲、林班歌曲、商業（或部落金曲化的）流行歌曲。除了旋律歌詞，更重要的是歌曲被創作、流通、聆聽、演唱的時空與情境，也含納了語言選擇、身分表演與製造、自我實踐、展演策略。小說中色澤、氣味、音響豐滿的歌唱場景，寫出了部落時代地層之間的細微記憶，人群의分享與互動，但回音中也有著族群、語言、環境帶來的感

傷與憂愁。從莎姑身上延展出的歌唱故事，反映了時代的面貌與困境，也顯現出相互對應、合聲，充滿韻律的部落／小說生命狀態。

（二）記憶的光線：伐依絲·牢固那那《火焰中的祖宗容顏》（台北：山海文化）

伐依絲·牢固那那《火焰中的祖宗容顏》，書名取自書中同名散文，記錄一次旅北鄒族同鄉會在烏來的野營經驗。當時六十多歲的伐依絲，在〈塔山之歌〉的旋律中，點起心中沉寂已久的鄒魂。營地的聚會裡，她與年齡相近的親族試著吟唱古調，在其他不熟悉古調的族人面前，卻顯得突兀。篝火中的祖宗面容一閃而逝，在那些早已亡失、或逐漸消散的事物下，維持記憶的火光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她自陳寫作此書動機單純，是要為自己與族人「留下活生生的記憶」。只是當今日的土壤遭遇過往的禁忌，清朗明晰的文字，其實處處布滿記憶的雷區。伐依絲並非有意繞道，那些視線不明的記憶，出自於童年視角的觀看侷限，也是驚懼時代後的真實沉寂。在時而歡快，時而沉鬱困惑的文字裡，伐依絲童年與老年的兩種視角與面孔，相互疊合翻轉。在轉型正義議題極為關鍵的當下，這樣的理解與注視更有其必要。為原住民文學，以及台灣描繪白色恐怖時期的文學，作出必要且細膩的補充。

（三）歲月的遺產：高英傑《拉拉庫斯回憶——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》（台北：玉山社）

高英傑是高一生的第五子，高一生是鄒族菁英，因為高一生日後遭遇的政治災難，家人也籠罩在政治的暗影中。《拉拉庫斯回

憶》全書將他的生命階段，分成了3個時期：日治時期、戒嚴時期、現今的自由民主時期。除了記載高英傑對父親的記憶，更記錄了日治童年、二戰時期、戰後的部落變遷。傳統習俗、來到部落的外省教師、生活的困境、音樂與祭儀……看似零碎的記憶片段，組成了部落的多重網絡。此書更可以與同樣涉及鄒族人白色恐怖記憶的《火焰中的祖宗容顏》對讀。時間跳躍七十多載，部落的文化傳承、政治氛圍、生產型態不復以往，如今回顧長者的記憶，不只為了平反政治的暗影與不義，也為我們留下逝者的期許。

（四）讓孩子聽見更多的故事

《聽Fofu說故事——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風景》（台北：玉山社）是以台東大學教授董恕明所著之《山海之內天地之外——原住民漢語文學》為原型，將原本屬於台灣文學史的學術著作，轉譯成為兒童所能理解並且感興趣的童書。書的開展，主要是以一則一則的故事，依循原住民口傳文學、日治時期、戰後而至原運世代、原住民女性作家以及山海世代的軸線而發展，帶出不同時期的文學與社會變遷的背景。此外《排灣族少年王》（台北：秀威少年）是作者廖文毅自《排灣族雙胞胎公主之謎》之後，另一部關於排灣族的青少年小說創作，以原住民與漢人的族群衝突摩擦，帶來共生與和解的期望。

三、文學獎

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的「台灣文學獎」，今年度的「原住民漢語散文金典獎」由作家游以德〈游阿香〉榮獲，「藉由到戶政事務所為過世奶奶挑選羅馬拼音（泰雅

族名字)的過程,進行自我尋找,寫作靈巧,展現生動、有力的文學能量。」敘事者「我」是生長在台北市的泰雅族人,「我」在大學迎新的時候,熟練地以幽默的對答、深情重義的「泰雅國歌」*Rimuy sula Rimuy yun*,來回應同學對身分、來處的疑問,輕鬆的自我解嘲/解套,反映幽微而普遍的當代都市原住民青年的身分「麻煩」,與成長經歷中面臨的歧視與微歧視。「並不是所有時候的我都是原住民,事實上只有提到原住民的時刻我才是原住民」。北一女畢業、台大畢業的「我」,難道不是人生勝利組嗎?要不要選擇去「像」平地人,那是個問題。記載著泰雅奶奶名字的戶籍謄本成為了跨時空的接觸,也成為了出發的儀式:但步伐是變得更沉重,或是更輕盈?當「我」說,「並不是提到原住民的時刻我才是原住民,事實上所有時候的我都是原住民。」認同與記憶之路,才將要開始。

乜寇·索克魯曼以〈Pistibuan社返家護火隊紀實〉,獲得第8屆「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」報導文學首獎,並收錄於《護火: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(五)》(台北:聯經,12月)之中。中文的「家族」一詞無法完整詮釋布農複雜的氏族觀念與體系,布農說一家人是「*tastu lumaq*」,而維繫一家人的狀態與過程是複雜的,布農語中說「*tastu baning*」的意思是「共一爐灶」,意味著一群人共同的居所,在同一個環境裡進行生產與分工、在家屋的爐灶裡煮食、分享,是共食的關係實踐,也是具有與環境、生態關聯的家園想像。同一爐灰的意義,強化了家人的關係,如同柴薪的完整與長久持續、生生不息的狀態。

你會發現在整個在空間與歷史乃至於在文化血脈之交錯橫縱,似乎是連結於「火」這個意象,你也會發現有一種火是實際的火,它為生活帶來便利、光亮、溫暖以及安全感,讓人可以在殘酷的荒野自然中安然居住;但有一種火是無形的,存在於一種關係之間,要讓那火燃燒,最重要的是彼此相愛、互助合作、彼此信任、團結一心,最為典範的就是家人彼此的關係。於是家就會有溫暖,充滿愛;但如果家人彼此疏離、陌生甚至互相交惡,那火不僅不復燃燒,整個世界將寒如冬夜,再也沒有任何的溫度。

當他們決定護火,帶著火種回到家族已經80年未曾涉足的Pistibuan,是一場體力、山林生存知識的考驗,更是重新凝聚、延續家族多重意義之「火」的重要儀式。文章中描繪了恢復祭儀的過程,所謂「現在就是傳統的開始」的行動能量,失落的世代的悵惘與祝福,「火」在返鄉過程中帶來的光亮與溫暖,登山險境中尋路、找路、開路的危急與庇佑。傳統、家族、語言、歷史、山林,在文章中,都顯現了不同的難題與光亮,也讓〈pistibuan社返家護火隊紀實〉這樣樸素的命題,有了豐厚的重量與意涵。

兩年舉行一次的教育部族語文學獎,第6屆的頒獎典禮8月18日在台東大學舉行,本屆入選作品共有30篇,徵選文類分別有現代詩、散文、翻譯文學及短篇小說,包含原住民23種語別及其他本土語言巴宰語、噶哈巫語及道卡斯語3種台灣南島語系語言。在文類上,則有現代詩16篇、散文8篇、翻譯文學4篇及短篇小說2篇。本屆入選作品創作題材多元,涵蓋社會關懷、原住民族文化、部落懷念及兒時記憶的童話等多元內容,其中,瀨

危語言卡那卡那富語，作品〈'esi kesoni kasua, 'esi kara kasu taramamanung?〉（你過得好不好）首次投稿並獲選；翻譯文學類獲獎的作品〈adri piyamaumau na kiteng na maymay〉（醜小鴨），是初次翻譯成南王卑南語。

今年度已舉辦至第9屆的「台灣原住民文學獎」則以布農語「Mapatas」為名，有色彩、圖紋、寫字之意。綜觀得獎作品，原住民文學的多彩與豐富圖紋，也在當代創作者的思考與實踐下有了連延不輟的體現。小說組的評審浦忠成肯定此屆在寫作主題選擇上，投稿者更能掌握敘事優勢的入口，也更具原住民族特色，也逐漸有嶄新的敘事方式出現。散文組的總評評審吳鈞堯點出「生活」與「認同」是顯著主題，這樣的尋覓過程，實則超越了「原住民」徵文的類型，而是當代人的迷惘與依歸，得獎作品的詩意與鮮活、細膩的追憶與壯闊的文字波瀾，讓文學獎開出斑斕花朵。

四、文學刊物

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178期（6月）製作「寫照帝國的殘影——瓦歷斯·諾幹」的封面專題，他凝視日治時代的老照片，進入歷史的隙縫與背面，翻轉影像與文字的權力關係，端詳族群的命運與面容。印刻於此期專號刊出27篇《影想》系列文章（另有篇章刊載於《自由時報》及《聯合報》副刊等），專號中亦有作家閱讀迴響，如向陽在〈求真，也求美——讀瓦歷斯·諾幹散文集《影想》〉一文中寫「我想，瓦歷斯·諾幹，從目前坊間可得的諸多攝影集或書籍、雜誌，挑選這批照片和圖像，有感而發、有想而述，應該也有為真實的、在漫長被殖民過程中遭到各種傲慢偏見所扭曲、所侮

辱、所踐踏的原住民族及其文化發聲的用意。在。」（頁81）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180期（8月）則製作「太平洋的孩子——胡德夫我的歌路與心路」專題，邀請詩人楊澤與胡德夫對談，也刊出胡德夫書寫歌曲創作的心路歷程，包括〈匆匆〉、〈大武山美麗的媽媽〉、〈最最遙遠的路程〉、〈為什麼〉、〈飛魚雲豹台北盆地〉等，同時也邀集作家如李明璁、張鐵志、利格拉樂·阿鳩、董恕明、馬翊航等人，以文字與胡德夫的音樂人生與文學進行對話。

《幼獅文藝》776期（8月）策劃專題「動詞的原住民文學」，以動詞帶動具原住民身分的創作者、關注原住民議題的研究者，帶領讀者回顧原住民文學中的重要場景與論述，也向身分、身體、勞動、文化交流等不同主題探問。從「Macidanum布農語，照（鏡子／水面等）看影像」（讀照片）、「Kapisirisiring達悟語，講話、對話」（重讀原住民文學經典）、「Sena卑南語，歌曲、唱歌」（原住民音樂）、「Matazay噶瑪蘭語，遇見、相遇」（文化交流）、「Mkkesa賽德克語，走路」（歷史足跡）、「Tjumaq排灣語，進屋內；回家」（青年返鄉）、「Matayal阿美語，工作；上班」（寫作與勞動）、「Kicakwane魯凱語，學習」（原住民文學經典書單），邀集作者林瑜馨、黃岡、黃璽、Nakao Eki Pacidal、啟明·拉瓦、顏佼賢、蔡林縉、許家豪、蔡佩含、簡中昊、潘宗儒、嚴毅昇（Cidal）、洪瑋其等人，是青年原住民作家與研究者的難得集結。

《新活水》雜誌11月的專號為「大家說母語」，在不同族群的母語議題中，邀集原住民族的語言工作者、文化工作者、音樂

人、作家，如舒米恩、桑布伊、黃美金、鄭漢文、巴代等人，回顧台灣母語被壓抑的嚴肅歷史，找回傳統語言的生命與活力，也提出朝向更為健康完整的母語環境之願景。

五、展覽、論述、研討會

2018年適逢山海文化雜誌社創社25年，9月8-9日、15-16日共4天下午，山海文化於In Between之間跨界平台舉行第9屆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」。主題囊括回顧山海文化的耕耘與歷史、原住民族文學的重新思索、青年原住民創作者對母文化的珍惜與傳承、原住民女性作家的文字與思索、原住民族文學與當代藝術的對話。

清華大學教授陳芷凡也在第60期《台灣文學館通訊》（9月）以〈動詞的文學火塘——《山海文化》25週年的反本與開新〉為題，為讀者回顧《山海文化雙月刊》25週年的累積與創新，陳芷凡引用主編孫大川的創刊序言〈山海世界〉：「對原住民而言，『山海』的象徵，不單是空間的，也是人性的。它一方面明確地指出台灣『本土化』運動，向寶島山海空間格局的真實回歸，另一方面也強烈突顯了人類向『自然』回歸的人性要求。」（頁15）本文也可視為11月16-17日在國家圖書館舉行「和而不同：2018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」的預告與暖身。

「和而不同：2018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」以「和而不同」為題，「和」意味同在此島嶼的原住民，共同感受政治、社會之脈動與變遷，參與台灣這百年來的流光；至於「不同」，會議進行7個主題的討論：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的建構、原住民族「文學」的知識版圖、文學影音的跨界研究、口傳文

學與文化資產、族裔文學與認同政治、原住民族文學與文化翻譯、原住民族文學的跨國視域。透過創作與論述見證原住民的主體性，並且反映豐富多元的生命經驗。在研討會期之外，亦有系列的相關專題論壇、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回顧展」的舉行，藉由25周年的契機，匯集成果，展望原住民族文學創作與論述的未來。

楊翠的《少數說話——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多重視域（上、下）》（台北：玉山社）集結累積了作者多年來在性別、族群、文學領域的耕耘與深思，如何同時思考原住民的「少數」與女性的「少數」的交集處，如何重新聆聽少數的聲音？從詩歌、生命史、小說中的離鄉與回鄉，異地的流徙與感悟，她展開多重視域的原住民女性文學的視野與省思，從細微處展現原住民女性書寫的能量與批判力。

自「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」公告以來，由於劃設辦法排除私有地，使得傳統領域的認定大幅喪失，若未來面臨重大開發案恐無法可擋。原住民團體自2017年2月起夜宿凱道，進行長期抗爭，並在端午節時，將一艘邵族傳統獨木舟駛入凱道，舉行「凱道『船』來一首詩」的詩作徵集活動，並朗讀詩作。端午節並非原住民的節日，原民團體藉此活動意欲逆轉節日意義，訴求轉型正義以及國家體制與原住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的矛盾衝突。在這樣的前提與背景下，如何使大眾重新思考原住民族文學中的「轉型正義」課題便格外重要與迫切。國立台灣文學館自5月18日起推出「原來如此：原住民族文學轉型正義特展」，展期至2019年3月10日，展出內容包括沙力浪·達崙斯菲

芝萊藍的諷刺詩〈遷村同意書〉、乜寇・索克魯曼的散文〈豆類媽媽傳奇〉、瓦歷斯・諾幹組詩〈關於泰雅（Atayay）〉、巴代小說〈笛鶴的尋槍巫術〉，以「土地正義」、「語言文化」、「姓名認同」、「翻轉歷史」與「歌謠傳唱」等主題，引導民眾思考原住民轉型正義的不同面向，透過當代台灣原住民作家的作品，以故事代替論述，將嚴肅沉重的議題隱含於其中。也透過影像、紀錄片與跨世代原住民歌謠創作，串聯各分區主題，展現原住民創作者對族群境遇的挑戰、思考、發聲、再詮釋，引領觀者思索族群正義與未來發展。

六、小結

2018年度原住民文學的創作與發展，透過作家個人與群體的實驗與實踐，回應了台灣社會在轉型正義、土地正義、性別經驗、語言環境、歷史意識的共探與耕耘，也藉由原住民文學的挑戰與困境，為這些議題作出了必要且慎重的補足。文學的深刻與多樣，有賴作者之外諸多環節來共同完足，大眾讀者與論者對原住民作家深入的閱讀，社會對原住民文化的同理與親近，文學場域對原住民作家的重視與對話等，豐富的成果意味著原住民族作家以及對此議題關心者的心力投注，也代表原住民族群仍有許多挑戰與關懷，必須透過文學持續前行，持續發聲。